

Co-Master
disc
MULTIMEDIA

VIBRO CD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格列佛游记

[英] 斯威夫特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格列佛游记

[英] 斯威夫特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著;黄强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6辑)

ISBN 7-80179-153-3

I. ①格… II. ①斯…②黄…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425号

格列佛游记

译者:黄强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1.1875

字 数:4020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第2版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1·006

定价:678.30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乔纳森·斯威夫特(一六六七~一七四五)是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是个遗腹子。从小由伯父戈德温照顾,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完成了学士和硕士学业。当爱尔兰面临英国军队的入侵时,他郁郁地离开故乡,前往英国寻求发展。他先在穆尔庄园主人威廉·坦普尔那里做了近十年私人秘书,希望借助爵士的影响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结果事与愿违,一直很不如意。爵士去世后,他返回爱尔兰做牧师,卷入了政治活动。先后做过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治撰稿人,但在仕途上仍然困顿沉沦,在以罗伯特·哈里为首的托利党倒台后,斯威夫特全心全意站在自己的祖国爱尔兰一边,为她的早日独立和自由摇旗呐喊,在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晚年由于多种疾病的困扰,他很少与人交往,最后几年甚至被很多人视为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一七四五年十月十九日,斯威夫特在黑暗与孤寂中去世,终年七十八岁,墓碑上是他用拉丁文自撰的墓志铭:

“他去了,

狂野的怒火再,

也不会烧伤他的心。”

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女人闯进了他的感情生活,一个是坦·普尔爵士的妹妹的仆人的女儿,名叫埃丝特·约翰逊。斯威夫特称她为“斯特拉”俩人保持了一辈子的亲密关系,斯威夫特为她创作

了很多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致斯特拉日记》。另一个是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女子瓦尼莎,她深爱着斯威夫特,但因为嫉妒斯特拉,被斯威夫特拒绝,休克而死。

《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一部远远超过“儿童读物”范围的奇书。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飞岛游记”和“慧涸国游记”,全部游记是对十八世纪前半期英国社会毫不留情的全面批判,尤其是对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无聊、毒辣、荒淫、贪婪、傲慢等作了酣畅淋漓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声音在慧涸国游记中甚至达到了尖锐和偏激的程度。斯威夫特将矛头直接指向罪孽深重、愚蠢肮脏、毫无理性的整个人类,由马匹组成的慧涸国是他理想中的乌托邦。格列佛遭到智慧而理性的慧涸的流亡,满怀怅惘地回到生养他而又让他厌恶的故土,只好愤怒而又无可奈何地与一帮“野胡”共度余生。慧涸国游记遭到了很多作家的尖锐指责,其中以著名作家萨克雷的这段话最具代表性,他说斯威夫特是“一个恶魔,急切地叫嚣着,咬牙切齿地咀咒人类,撕下了每一缕端庄,抛却了每一点男子气概,没有羞耻,言辞肮脏,思想肮脏、暴怒、狂野、污秽可憎。”萨克雷的感情和言辞的激烈,决不逊色于斯威夫特在慧涸国游记中的表现,这种相似与契合倒令人觉得非常有趣。

斯威夫特一生出版了很多作品,大部分是无名出版。惟一例外的就是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为此他得到了两百英镑的稿酬。

目 录

第一卷 利立浦特游记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8)
第四章	(24)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3)
第七章	(41)
第八章	(47)
第二卷 布罗卜丁奈格游记	(53)
第一章	(55)
第二章	(64)
第三章	(69)
第四章	(77)
第五章	(81)
第六章	(89)
第七章	(96)
第八章	(101)
第三卷 勒皮他、巴尔尼巴比、	(111)
第一章	(113)
第二章	(117)
第三章	(124)
第四章	(129)
第五章	(134)

第六章	(140)
第七章	(144)
第八章	(147)
第九章	(152)
第十章	(155)
第十一章	(162)
第四卷 慧駟国游记	(165)
第一章	(167)
第二章	(172)
第三章	(177)
第四章	(182)
第五章	(186)
第六章	(191)
第七章	(197)
第八章	(203)
第九章	(208)
第十章	(212)
第十一章	(218)
第十二章	(225)

第 一 卷

利立浦特游记

第 一 章

作者概述家世以及出游时最初的原因。他在海上覆舟遇险后，泅水逃生，在利立浦特境内安全上陆。他当了俘虏，被押解到内地。

在诺丁汉郡我父亲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第三。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那年我十四岁。我在那专心致志地学习，一直住了三年。虽然家里给我的学费很少，可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他是伦敦城著名外科医生。我跟他学了四年。这期间父亲偶尔也寄给我小额款项，我就用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知识，对有志旅行的人来说这都很有好处，因为我总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外去旅行的。我辞别了贝茨先生，回家去见父亲；亏了他老人家、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他们给我凑了四十镑，同时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镑以便使我能在莱顿求学。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所以我在莱顿学习医学，一共两年零七个月。

不久我从莱顿回来，恩师贝茨先生就推荐我到“燕子号”商船去当外科医生，那艘船的船长是亚伯拉罕·潘耐尔。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半，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和其他地方。回来以后受到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他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我决心留在伦敦，并且租下了老周瑞街一座小房的一部分房间。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就跟爱德蒙·勃尔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勃尔顿小姐结了婚，她是新门街作袜子、内衣生意的。我们得到了四百镑嫁资。

然而，两年以后恩师贝茨不幸逝世，我不肯违背良心学我们许多同行那样胡作非为，又没有什么朋友，所以生意渐渐萧条。我跟妻子和几位熟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再去航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里曾几次航行到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我的财产从而不断增加。总有许多书籍在我身边，没事的时候我就读古代的和现代的最好作品；我到岸上去的时候，就观察各地人民的风俗、人情，仗着自己记性好，也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学起来非常快。

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却不怎么顺利，这使我对航海生活厌倦起来，想呆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尔后又搬到威平，希望能在水手帮里找点儿活干，结果还是无济于事。这样过了三年，走运的希望彻底破灭，我于是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的聘请，那时他正要到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而且给我很优厚的待遇。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布里斯脱开船。我得到了很优厚的待遇，最初我们的航行也是很顺利的。

由于某些原因，告诉读者这一带海上航行的详情细节似乎不大恰当，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形也就够了：在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刮到了太平洋上万迪门兰的西北方。根据观测，我们知道所在地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我们船员中因为操劳过度和饮食恶劣，受尽折磨而死了十二个人，剩下的人身体也很虚弱。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天气沉霾多雾，水手们发现在离船不到三百英尺的地方有一块礁石。但是风势太猛烈，我们的船直向礁石撞去，触礁后船身立刻裂开。连我在内六个船员，把救生艇放下海去，想尽办法脱离大船和礁石。因为我们在大船上时，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据我估计，我们大约划出了三里格远，就再也划不动了。我们只得听任波涛摆布，半个多钟头过去了，突然又从北方刮来一阵狂风，一下子把小艇刮翻了，我说不出来，小艇上的同伴，以及那些脱险在礁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

怎样了,但是可以断定他们全死了。我自己呢,却听天由命地漂流着,被风浪向前方推着。每过几分钟我就把腿伸下去,却总探不到底。当我再也挣扎不动,快要不行时,我忽然觉得水深已经不能淹没头顶了,这时风暴也大大减弱。海底的坡度很小,我向前走了一英里多路,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才走到岸上。接着我又向前走了近半英里路,也没有发现什么房屋和居民的踪影;其实就算有,我也十有八九看不到,因为那时我的身体是十分虚弱的。我非常疲惫,加上天气炎热,再加上离开大船之前喝过半品脱白兰地酒,所以很想睡觉。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草很短,软绵绵的,我还从来没睡得这样甜甜。我醒来时,恰好天亮。据我推算,我睡了约摸九个钟头。我想起来,却动弹不得,只好仰天躺着,这时才发现胳膊、腿都紧紧地被缚在地上;又长又密的头发,也被缚在地上。我觉察到从腋窝到身上、大腿横绑着几根细绳。我只能往上看,太阳渐渐热起来,被阳光刺痛了眼睛。我听到周围人声嘈杂,可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不一会儿,只觉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走过我胸脯,慢慢地走上来,几乎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最大努力让眼睛看下面,却看到了一个活人背着箭囊,手持弓箭,好笑的是,他身高至多六英寸。同时,我感觉到至少还有四十多个一模一样的人跟在他的后面。我非常吃惊,大吼了起来,他们吓得回头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地下跳,竟摔伤了。但是不久他们又走了回来。有一个人竟敢走到他能看到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他举起两手抬眼仰视,用尖锐而清晰的声音高喊“海琴那·带古尔”表示惊讶,由于我根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所以尽管其他小人儿又喊了几遍,我还是莫明其妙。读者们可以想见,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最后不得不挣扎起来,想挣脱捆绑,侥幸的是,一下子就挣断了绳索,并且拔出了地上那些捆住我左臂的木钉。我把左臂举到面前,才发现了他们捆绑我的方法。这时我用力猛扯了一下,虽然十分疼痛,但把绑我左边头发的绳索挣松了一点,这样才能够稍

稍把头转动两英寸光景。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捉住他们，就让他们跑掉了。他们一齐尖锐刺耳地大喊，喊声过后，我听到一个人高声喊道：“陶尔哥·奉纳克。”眨眼之间，我觉得我的左手被百来枝箭射中了，像针一样刺痛了我；然后他们就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似的，又向天空射了一阵，我想有不少枝箭落在我身上，有的还落在我脸上，我就赶忙用左手遮住了脸。这一阵箭雨过去以后，我禁不住悲痛地呻吟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又挣扎着要脱身，他们又放了一阵比刚才放的那些还长的箭，有些人还想用矛扎我的腰部；还好我穿着一件牛皮背心，他们刺不进去。那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我盘算着：我的左手既然已经松绑，如果这样挨到夜晚，是很容易就能够恢复自由的。至于那些当地居民，要是他们的身材全跟我看到的那人一样，我自信还能够跟他们调来作战的最强大的军队拼一下。可是命运却对我另有安排。这些人看到我静了下来，就不再放箭。但是根据我听到的闹声来判断，我知道人数又增多了。我听到正对着我的右耳，离开我约有四码的地方，仿佛有人在干活，敲敲打打地足足闹了一个钟头。在木钉绳索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把头转过去，这才看见新建成了一座台子，大约一英尺半高，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台旁还竖起两三条梯子用来攀登，台上有个人好像是一位显要人物，正在对我发表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长篇演说。说到这里我早该说一下，这位显要发表演说以前，喊了三声：“浪格罗·德胡尔·桑。”他刚一喊完，马上就有五十来个人走了上来，割断我头左边的绳索，这样我就能把头转向右方，看到了要说话的人的风采和表情。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身材比另外跟随他的三个人都高，其中一个人像是跟班，身材比我的中指稍长些，正在替他牵着拖在身后的衣裳；还有两个人分站在他的两旁扶持着他。他表现了十足演说家的气派，可以看得出他使用了許多威胁话语，同时又许下不少承诺，以表示怜悯和同情。我回答了几句，只是态度极为恭顺，我举目注视着太阳，举起左手，请它给我作证。我快要饿坏了，离开大船已经十几个钟头没有吃一点东西，

我感觉这种生理要求太强烈，实在没法再忍耐了，就不停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要东西吃。我知道这样做不礼貌。那位“赫够”很能领会我的意思。他走下台来，命令在我左右两肋竖上几条梯子，走上来一百多个人，把盛满肉的篮子送到我嘴边。这都是国王一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就下令准备好送了来的。我看见里面盛的是好几种动物的肉，但是从味道上却辨别不出是什么肉来。其中有烹调得很可口样子像羊的前肘、后肘和腰肉，但是比百灵鸟的翅膀还小。我一口能吃两三块；还有像枪弹那么大的面包，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由于对我的身躯和食量表现了万分惊讶，他们尽快地供应，我又作手势表示要水喝。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知道给我一点点是不够的，所以非常敏捷地把一个头号大桶吊起来，然后把它滚到我的手边，并揭开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下去，本来这就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酒的味道很像勃艮地的淡味酒，不过更香些。他们又抬给我一桶，我又一口气喝了，并且作手势表示还要喝，可是他们却无法供应了。我表演了这几件奇迹以后，他们欢呼起来，在我胸脯上手舞足蹈，叫了几声“海琴那·带古尔”，又跟起初一样，要我把两只酒桶丢下去，他们向我作了一个手势，但是他们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高声喊着：“包拉赫·米涅拉。”当他们看见酒桶飞在半空时，就一齐大喊：“海琴那·带古尔。”说实话，当他们在我的身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把首先走近我手边的四五十个人一手抓住，把他们摔在地上。但是想起我刚才吃到的苦头，或许那还不是他们对付我的最厉害的方法，同时我也曾慨然答应顺从他们，所以马上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同时我想这些人既然这样慷慨地招待我、破费了很多，我自自然也应该以礼相待。然而，暗地里我又不由惊奇这帮小家伙竟如此大胆，在我一只手已经松缚以后，还敢爬上来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一个庞然大物，可是他们一点也没有害怕。过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再要肉吃了，皇帝派来一位大官走到我面前，这位钦差大人带着十二三位随从，从我右小腿那里

走上来，一直走到我的脸前。他拿出圣旨，盖着国玺的，递到我眼前，讲了大约十分钟话，虽然没有发怒的表示，但是说话时样子却很坚决。他有时用手指着前方，他指的原来是离开这里大约有半英里的京城，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道圣旨上说，皇帝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决定，要把我运送到那儿去。我回答了几句，可是毫无用处，我用那只松着的手做了个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他似乎很能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摇了摇头作了个手势告诉我他不能同意，非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但是他又做手势叫我放心，我一定会有肉吃，有酒喝，待遇非常好。这样一来我又起了挣脱绳索的念头，但是，我又感觉到手上脸上的箭伤阵阵作痛，而且都已经肿起来，这是由于有的箭头还扎在里面；同时又看到敌人人数增多，我只好作手势让他们明白，他们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这样，“赫够”和他的随员才放心地、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不一会儿，我听到大家一齐喊起来：“派布龙·塞兰。”我感觉到左边有许多人在为我松绑，使我能转身向右，撒泡尿舒服一下。他们很聪明，早就猜到我那样举动要做什么，于是都赶紧从我身边撒腿跑出老远，仿佛躲避暴发的山洪。我撒了很多，使他们大为吃惊，在我撒尿以前，他们在我手上、脸上涂了一种香味扑鼻的油膏，几分钟以后，箭伤就不疼了。我用了很有营养的饮食，精力恢复，又加上刚才的种种方便，不觉昏昏欲睡。后来人家告诉我，我大约睡了八个小时；事实上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医生们奉了皇帝圣旨，事先在酒里掺了一种安眠药水。

大概我上岸以后躺在地上一被发现，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因此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于是立刻就开会决定把我用前面叙述的方式绑起来，决定送给我丰盛的酒肉，又预备了一架把我运到京城里去的机器。

看起来也许这决定太胆大而危险，我相信在同样情形下，无论欧洲哪一位君王都不会效法他们的办法。但是我却认为这样做极为谨慎而豁达，因为假如这些人在我睡着时想法用矛、箭把我杀

死,那么我一感到疼痛,当然会惊醒过来,说不定会激怒我,使出蛮力,一定会挣断绳索。那时他们既不能抵抗,就更不能奢望我的慈悲了。

这些小人是最出色的数学家,在皇帝的提倡和鼓励下,他们的机械学也发展到了完善的程度。这位皇帝是一位因崇尚学术而闻名的君王。他有好几架装着轮子的机器,可以用来运送木材和其他沉重的东西。他经常在出产良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战舰,有的长达九英尺,然后用这种机器把战舰运到大约有三四百码距离的海上去。这一次五百个木匠、机器匠立刻着手建造他们最大的机器。这是一座装着二十二个轮子的木架,有三英寸高,大约有七英尺长四英尺宽,好像在我上岸以后四小时,他们才开始动工,我听到的那阵欢呼,就是因为机器运到了。他们把机器推到我身边,跟我的身子平行。但怎样把我抬到车子上是主要的困难。他们为此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绳索像我们包扎物品用的绳子那么粗细的,一头用钩子钩住绷带,一头绑在木柱顶端的滑车上。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我捆得紧紧的抬上了机器。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们进行工作的时候,掺在酒里的迷药药性已经发作了,我正睡得昏昏沉沉。一千五百匹都有四英寸多高的御马,拖着我向京城进发,前面我也说过,京城离这儿大约有半英里路程。

我们在路上走了四个小时以后,一件有趣的事件把我弄醒了。原来车子出了点儿毛病需要修理,停了一会儿,有两三个一时好奇的年轻小伙子,想看看我睡着了的模样,爬上了机器,轻轻地走到我的脸前,他们中间有个卫队军官把他的短枪尖深深地伸进了我的左鼻孔,像一根草一样弄得我鼻孔发痒,叫我大打喷嚏。然后他们也就偷偷地溜了,没有人看见他们,过了三星期,我才知道为什么那时会突然醒来。那一天,我们又走了不少路,夜里休息的时候,我的两旁各有五百名卫队,一半手持火把,另一半带了弓箭,如

果我要想动弹一下的话，他们马上就向我射击。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又继续进发，大约在中午时分，离京城就不到两百码了。满朝文武在皇帝的率领下前呼后拥迎接我，皇帝要亲自走上我的身子，但大将军们却无论如何不肯让他冒这个天大的险。

停车的地方有一座据说是全王国最大的古庙。几年前一件大逆不道的凶杀案在这庙里发生了，就当地人虔诚的眼光看来，这是有污圣地的，所以他们搬走了一切服饰文物，只当做一般的公共场所使用。他们决定让我在这座庙里住。朝北的大门大约有四英尺高两英尺宽，我可以很方便地爬进爬出。大门两边都有一个小窗户，离地不过六英寸。御用铁匠从左边的窗口引进去九十一条链子，用三十六把锁把链子锁在我的左腿上。大街的那一边这座庙的对面，有一座至少有五英尺高的尖塔，在离开庙二十英尺的地方。皇帝率领着朝中显贵登上了高塔，以便瞻仰我的风采，因为我不可能看到他们，所以这都是后来听人说起的，据估计有十万以上市民出城来观赏我。虽然我有卫队保护，但我感到有好几次，有不下万人从梯子爬到我身上来。过了不久就有告示禁止这种行为，违者斩首。工人们看到我逃不掉了，就割断了一切捆绑我的绳子。我站了起来，生平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人们看到我起来走动，简直无法形容惊讶喧闹的情形。我左腿上有大约两码长的链子锁着，所以我可以在一个半圆里前后自由走动；而且因为拴链子的地方离大门不到四英寸，所以我可以爬进庙去，伸直身子在里面睡觉。

第 二 章

在几位贵族陪同下利立浦特大皇帝来看我在押的作者。皇帝的服饰和仪容。学者们奉皇帝之命教授作者当